

趙麗宏◆著

浮出忘川

人們希望永遠忘掉當年發生的一切

所有的愛、恨

瘋狂的熱情、沈重的夢幻

昏暗的迷茫 然而世上並沒有

任你沈浸其中的「忘川」

文學風情 03

浮出忘川

趙麗宏◆著

浮出忘川／趙麗宏著．--初版．--臺北市：
業強，1995[民84]
面；公分.--(文學風情；83)
ISBN 957-683-338-8(平裝)

855

84006161

文學風情 83

浮出忘川

●著者.....趙麗宏

●出版者.....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話：(011)3043151(代表號)

傳真：(011)3043153

郵撥：074381119 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陳春雄

●執行主編.....阮毓琪

●責任編輯.....郭雪貞

●美編.....潘俊傑、王月霞

●發行.....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63巷6號2樓

電話：(011)2183565(代表號)

傳真：(011)2183619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31120號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整

一九九五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3-338-8

自序

能把這本書獻給臺灣的讀者，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這本書中的有些故事和情緒，對臺灣的讀者也許非常遙遠，也非常陌生。你們只是聽說過，但難以想像。對大陸的人們來說，這些故事也是一場噩夢。有些人希望永遠忘記這些噩夢，把當年曾經發生過的一切，都埋進墳墓，當年的愛、恨、瘋狂的熱情、沈重的夢幻、昏暗的迷茫……所有這一切，統統都遺忘。事實上卻不可能做到這樣，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一條傳說中的「忘川」，能讓人沈浸其中便遺忘了從前的一切。從這一段歲月走過來的中國人，不會忘記這一切，曾經以驚奇而困惑的目光注視過中國的世界，也不會忘記這一切。在人類的歷史上，中國的這一段歲月中產生的種種現象，

浮

出

忘

也許是最值得研究的人類現象之一。

這一段歲月，就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我寫這些故事，有些是很客觀地重現當年的景象，有些則是以今天的目光回顧昨天的腳印。我無意闡述歷史，這是歷史學家的事情。我只是用我的文字記錄歷史走廊裡的一點點回聲，以供後人備忘。這些回聲，只是一滴淚或者一滴血，只是一聲苦笑或者一聲嘆息……但願讀者能在這「一點點」回聲中引起不是一點點的思索。在大陸，我曾經以《島人筆記》為名，發表過很多這方面的散文，並以此為書名結集出書，引起很多讀者的興趣。這裡的所謂「島」，是指「文革」中閉塞的、與世隔絕的中國，猶如被洪水包圍的島。另外，那一段歲月裡，我曾在一個島上「插隊落戶」，和農民一起生活多年，有些文字，記錄的便是我在島上的生活。

讀者現在看到的這本書，除了《島人筆記》中的部分文字，又收入我近年新寫的一些文章，內容也大多是對這段歲月的回顧。寫這

川

些文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畫家雷諾瓦的一句話：「痛苦會過去，美將留下來。」我想，經歷痛苦後體驗到美，它們的生命力也許會更長久。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於上海四步齋

浮

出

忘

目錄

自序	0	0	2
削髮	0	0	1
火馬	0	0	6
童心	0	1	2
斷指	0	1	6
封條	0	1	9
花癡	0	2	3
秘方	0	2	6
友尊	0	3	0
驚變	0	3	4

目錄

000

川

浮

索命豆	天外客	軋鬧猛	讀者	清白	火祭	噩夢	聽審	金禍	遺恐	盯梢	拖把	觀音	孝子
0 8 2	0 7 9	0 7 6	0 7 3	0 7 0	0 6 7	0 6 3	0 5 9	0 5 6	0 5 2	0 4 7	0 4 4	0 4 1	0 3 7

出

忘

收藏家 087

死之餘響 092

茶友 105

月光和少女 113

啞啞的小號 118

地下音樂會 121

無言的回旋 125

炭火，燃燒在雪地裡 133

無形的手指 141

荒灘上的詩意 144

鄉風 148

自清好公 155

元狗 163

鷓鴣 170

川

浮

蟋蟀

182

野琴

186

太陽魚

194

出

削髮

很難想像，人類倘若沒有頭髮將會是什麼樣子，男男女女，一律亮晶晶的光頭，恐怕是滑稽而又可怕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而不能損傷一根頭髮，否則便是對父母祖宗的不敬——老祖宗的這種觀念，現代人是不會再接受了，否則，中國的理髮師便都要失業。古人也有削髮的，那是爲了明志，爲了表達一種堅定的決心和信仰。譬如出家的和尚尼姑必須削髮，那傳統便沿襲至今。現代人的削髮，大體上是出於美學上的考慮，是一種審美的需要。人們的審美情趣各不相同，於是便有了千變萬化、千奇百怪的髮型。前些年去美國，在影城好萊塢繁華的街道上看到一些留著怪誕髮型的時髦青年男女招搖過市，不禁爲之心驚。其中有男子蓄長髮者，這已見多不怪，女子中

有怒髮衝冠的，有滿頭細辮的，有頭髮蓬亂如雀巢的，這也不足為奇。使我吃驚的，是一位十六七歲的金髮姑娘，她的鬢曲飄逸的金髮以額中為界，齊根被剃去一半，其式樣，正是中國「文革」中流行的標準的「陰陽頭」！這位剃「陰陽頭」的美國姑娘眉開眼笑，半頭金髮隨著另一半露出白淨頭皮的腦袋飄動個不停，一派天真快活的樣子。而我，看著她卻怎麼也笑不出來，在她身上，我的眼前疊現出一個和她年齡相仿、髮型相仿的上海姑娘來，只是這上海姑娘的臉上絕無天真和快活，有的只是痛苦和屈辱的淚痕……

「文革」初期，抄家「破四舊」的好漢們隨時隨地可以在公共場所拉開場子開批鬥會，鑼聲一響，人羣便蜂擁而至。一天傍晚，有人跑來告訴我：「快去看，那邊在鬥你們老師了！」

挨鬥的是一位小學的女教師，低著頭站在馬路邊上，被看熱鬧的人圍得水泄不通。她的脖子上掛著一塊大木牌，木牌上寫著：「反動女老闆」。這位女教師我們都認識，是一位出色的算術和音樂教師，

浮

出

她怎麼突然會變成「反動女老闆」，弄不懂。女教師有個女兒，是學校裡出名的好學生，少先隊大隊長，文靜，愛唱歌，有一頭烏黑的齊耳短髮，一張活潑生動的圓臉。女教師很倔強，在辱罵和喝斥聲中始終以沈默回答任何問題。後來人羣中有人喊：「叫她女兒出來揭發！」馬上引起一片呼應之聲。過一會兒，她女兒被幾個表情憤怒的男女推推搡搡地拖到了人羣的中心，站在女教師身邊。

「我媽媽是人民教師，她不是壞人！你們無中生有，你們污蔑好人！」女兒一上來便用激烈的態度維護母親。她一改平時文靜的模樣，毫無畏懼地和眾多的批鬥者展開了辯論。她的「頑固不化」終於激怒了批鬥者，十分鐘後，「革命行動」便落到了她的頭上——被兩條大漢揪下腦袋，反剪雙手，脖子上也掛上一塊大木牌，木牌上寫著：「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她卻並未就此屈服，依然大聲抗辯著。這時，有人建議：「給她剃『陰陽頭』，殺殺她的威風！」很快，亮閃閃的剪刀就出現在批鬥者的手中。

這時，一直沈默的女教師突然擡起頭來淚流滿面地喊：「你們不能這樣對她！她還是個孩子！要剪，就剪我的頭髮吧！」

「你也要剃頭？那當然可以！」手持剃刀的好漢們笑嘻嘻地說，「不過，你要等一等，排在你女兒後面。」

四五个粗壯的男女七手八腳將一個絕望無助的少女抓住了按倒在地，只聽刀剪的喀嚓聲和少女的哭喊混雜在一起。周圍的觀眾竟無動於衷，默默地看著有如觀賞演出。只有女教師在悲痛地飲泣。大約三五分鐘光景，少女便被剃成了「陰陽頭」，一半頭髮留著，一半頭髮已經散落在地上，踩在了壯漢們的腳下。少女被強扭著站在路邊示眾，她的「陰陽頭」袒露在路燈下，使觀者觸目驚心。

我沒能將這悲慘的一幕看到結束。聽說女教師隨後也毫不反抗地被人剃成「陰陽頭」……想起自己曾經也是那一羣默默無聲的看客中的一員時，我至今仍感到羞恥。

由美國少女的「陰陽頭」而想起中國少女的「陰陽頭」，我的心

浮

出

忘

情沈重而混沌，很難將情緒理出經緯來。前者的削髮和後者的削髮，目的和手段有天淵之別。前者是爲了時髦，爲了求美，爲了炫耀個性；後者卻是摧殘人性，摧殘自尊，摧殘美。同樣的「陰陽頭」，前者至多引人一笑，後者卻使人心頭流血。

川

火馬

小時候，在一位姓龍的同學家裡，認識了十八世紀的清朝宮廷畫家郎世寧。朗世寧是義大利人，以傳教士的身分來中國，後來成了清朝的宮廷畫家。當年造圓明園，很多設計便出自他的手筆。朗世寧作畫時將西洋畫法糅入中國畫中，在當時形成一種東西合璧的新畫風，影響了很多中國畫家。郎氏尤擅繪馬，他筆下之馬的比例、結構之準確，毛皮筋肉質感之逼真，為歷代中國畫家無法比擬，而且形神皆備，頗有靈動之感。郎氏之馬，世稱「郎馬」，屬清代畫中精品。

朗世寧死在二百餘年前，我認識他，當然只能通過他留下的畫。姓龍的同學父親名叫龍阿大，光頭寬肩，個子矮小，說話卻聲如洪鐘。阿大不識一字，虔敬菩薩，家中設有佛龕，整年香火不斷，被鄰居

浮

出

視爲一怪。朗世寧的畫掛在阿大的客廳裡。畫的是一匹垂首肅立的醬紅色駿馬，黑色的鬃毛和尾巴柔和地在微風中飄動，使人感到親切。在龍家，最吸引我的就是這一匹馬。而龍阿大，對朗世寧的這幅畫並不當一回事，我從他和一位客人的對話中得知這一點。

一次，龍家來了一位客人，好像是個教書先生，戴著眼鏡，文謔謔的。當他看到客廳裡的畫後，站起來驚叫道：「噢，朗世寧的馬，難得！難得！好畫呀！」

阿大嘿然一笑，頗不以爲然：「好畫？我可不信。便宜沒好貨。」
「什麼？」教書先生更加驚訝，「我看這是真迹呀，怎麼『便宜沒好貨』呢？」

「這畫是撿來的。」

「什麼？哪裡撿來的？」

「樓上王先生，前些年搬家去外碼頭，行李太多，很多東西送了賣了。王先生說這客廳裡該掛幅畫，便把這馬連紅木鏡框一起賣給我